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都官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馬啟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貢生臣茍序濂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都官集卷八

宋 陳舜俞 撰

記

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槜李之興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為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仁義施號為長

者為之募財僝工作轉輪而蔵之其屋若干楹載甓載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叙其義而賛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大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寳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蘓弋獵者往馮焉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為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嵯峨决而蹊通崪屼碎而壓飛視千仞以為夷化顛踣以為安則車之為利盖遠矣無

明之山慳貪之阻嗔恚之罔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深林滛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以法為車以布施為輧以禪定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戒為轄以勇猛精進為輻以般若為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况夫我為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内心轉輪駛心止輪柅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徧盡塵沙之法門有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具體道之樞機

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塗同歸何遠之有

秀州資聖禪院轉輪經藏記

天輪左旋四時不令而行地輪右旋萬物不言而生藏輪北旋諸法不諭而明輪之義大矣哉四時推亙萬物流布諸法無住其道一也然如來出世唯以一大事因

緣示悟一切緣諸根異有二三説非意本然也迷塵末路流蕩忘返善門百啟無一入者朝講暮誦人其難乎大智創物嚴一屋處以衆經聚號大法輪一轉萬徧能令衆生於一念頃含受諸化是所以速其歸也愚者曰善哉轉輪植我德本於未來際獲無上道智者曰大哉轉輪即我自性於當念處悟無上道推是而議院之有斯作也悲護饒益可勝言哉以至和元年三月丁亥營基十月辛卯落成贊曰琅函星環赤軸金晃墨寶珍聚

香題金牓是謂經藏是非經藏是名經藏轂運環循電走雷振鐘幢前引歌唄後陳是為轉輪是非轉輪是名轉輪名即是實實即是名空華之果叩寂之聲為大饒益法界含生

明州鄞縣鎮國禪院記

世傳五土九宮之書嵬瑣不經其義殆不可得而詰之矣凡其説者以乾坎震離同凶坤艮巽兊同吉持而考諸天下千夫之州百室之邑陵園廟塔之負據面勢往

往得其所由廢興者故上至朝廷為立官局置署丞長以日相講肄人著其説為篇下至公卿大夫士雖好古信道之人猶或畏以信甚則雜以耕夫野老之言張福禍之驗如影響以動蚩蚩之民使生者不得保其安宅死者火燔水溺而無以塟痛哉賊道禍俗而莫之能救也予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此古所謂天下奇山復即其雄偉險怪古今有稱於山者而遊焉求其所以凡得不墜者不獨物象之特出而不可蔽塞亦

必世有材力之人主而起之一日鎮亭山鎮國院之僧某乙持其所居之形勝及興作之歷年詣予請文為記且其僧有殿其法有堂其居有室其廪有厨鍾臺浴屋崇扉修廡煥乎無一不備而又盛矣其門之闢則曰丁其路之行則曰丙其山水之會則曰巽考其然則曰是本於五土九宫之書所同吉者嘻將有是耶將適然耶及問其初則曰唐貞元六年其徒曰慈雲居而基焉會昌中悉廢大中九年曰靈持乃復興葺中和五年始得

令號皇朝天禧二年曰普光慶成又廣基構景徳三年曰寳寧主之及今傳襲不絶故大成推而言廢興圯完果繫乎時及其人之能不能而不在乎吉凶之説者矣不然何一吉而中廢垂二百七十三年而始備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因書而授焉且告惑者嘉祐庚子十月癸未記

秀州華亭縣布金院新建轉輪經藏記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居有上人曰清巳其行淳白善護

其法所謂慈忍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曰顔覇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謀營大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無遠近爭投以財若堂而構越二年而告成丞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珠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厦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畧數百人焕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

有去住性無前後寓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諸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脱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太虛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冥亂罪罟上騁乎天中騁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而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

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葢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向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皆可以推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能善解其義其文可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云時嘉祐辛丑歲十二月壬辰也

湖州安吉縣靈峰殿記

障南古邑靈峯在西南水石甚美負山為宇始五代開平丁卯歲高僧義璘號明義大師作也當吳越王重佛

尚施因用褒賜且名靈峯長興癸巳歳始作佛殿以待
有像宗室太傅之夫人劉氏粤通夕夢喜發檀信乃損
奩金選工奏技香塗嚴飾尊侍列席盖已大備越一百
五十有九年實皇朝治平元年甲辰追用嘉祐壬寅明
堂詔書改賜今額雖承平天覆林泉有光而風雨歳久
土木壊矣院之七世法嗣仲賢曰為上首游方受道多
所明達賢首法門持擅師講行力既餘博善兼術於是
徒尊於堂人嚮其方歎此傾圯慨慕興作俄有邑民施

則安則寅則寛彦邦及嘉禾沈承禮唐簡遠近十餘姓人方企重師學亦樂植福果乃聚錢三百萬共起弊舊以治平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己亥經始明年春大落成金椎奠礎文木繩直若植其楹如飛其甍丹漆内外紺碧上下視古有褒於邑為勝大哉薄伽梵之道也以無我為己故萬物莫能踰以無晝為仁故羣生莫不被其力以無邉為量故大至於虚空而不容以無受為得故施等於大地而不為極顧一微塵之財施一毛髪之棟

宇烏所以報稱者然智者之至於斯也修作之體空而成壞等慳施之性一而受捨忘中立於無相之域而大寓於有為之時豈復一事而非道者使衆人之至於斯也香火以薦歌唄以樂登降旋拜一合掌一俛首類如是者皆生乎無心而致其心遂即其心而識乎無心則其報於佛多矣其利於人遠矣可不記諸時治平四年八月初一日丁未記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記

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於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階納陛同踐堂奥或順風乘航横絶苦海真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方之珍聚肆六時之白業棟宇具而神人

安鍾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某寺天台教院者真鶴㖃之奥園實龍像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厦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法師元湛台嶺之宗實為苗裔言厭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俗於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即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延宥善施樂義乃為之購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

有以系瞻誦之懿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觀瞻畢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謂布施為住於相衆生不愛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真覺集為苦本流轉生滅莫之攸止故無信舍相則執着亡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令夫金山之聚不斁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茍離見聞則無有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

喜云

海鹽李宰遺愛碑記

秀州海鹽縣有賢宰太常博士李君愛養其民而為之興利又教其敦本節用既去其民思之有吴承潤潘彦昌者與衆紀君自始至及去爛然見於成績藏於羣心稱於衆口之事詣余求為文詞以信當世云瀕海之民其生不勤有川不豬有田不耕若歲屢雨四野為瀰而注於海旋時徹暘則無所溉坐視赤地攜手流徙者衆

矣故十年之耕稔無一二君初即事人方頻饑轉入山
海持茗與鹽以給衣食而君皆權宜弗禁乘春可耕而
室無稻粱之種君曰天有其時而民無其力咎將誰執
會運使元公絳行郡君持告身勑文數通乞置郡希假
官錢三百萬貸民糴種及糧元公嘉許之歲終民賴以
稔先是唐有賢令李鍔通邑鑿涇凡三百有一歲久以
塞君曰溝川不浚而望歲猶氣血之竭求為無病不可
得也於是作勸書一篇二百餘言布告於民始命之積

盻慎畜以養生送死卒詔其具畚鍤隨所占田人自浚
治因土為塍以禦水旱提憲張公師中察其能即以上
聞求賜獎書以勸能吏久之不報君曰浚涇利之畧耳
我功未完宜其朝廷之不與也已而歲亦小歉君乃大
勸民為横塘堰旁植木為閘長水永泰開濟鄉以下皆
為鄉底堰幾三十所以訖一時之利凡前後興作命令
一下民知以佚道用其力未嘗不老幼相告語勸從之
惟恐後不戒不扑而告備戊戌仲冬吳中雨迄於已亥

之仲夏而後已旁州接軫幅員千里皆被水患獨君之邑有堤防流決之備而君則去矣以是民之思君也尤甚噫古者劭民務農而為之開地利以當天時於政為最先是以周有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而民功為庸在漢若杜詩召信臣之屬始能當之以君視古奚其愧哉君之政大畧其刑以寛其令以簡其分爭辯訟皇皇焉惟恐不得盡其情其視一夫不獲靦然愧於面目宜其居則勸以至治去則久而益思也已予嘗陪君為别頭

主試官知君有文行嘉興之親舊又能為余道之實悉如來告者之言故不愧為之辭以俟史氏之掊摭君名維幾字景純嘉祐元年四月受署四年四月代還其年六月乙亥嘉興陳某記

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記

仁宗之四十一年起居舍人知制誥吳興沈公方帥越治行聞於京師詔遷為揚州守既而曰襟帶江海杭為大州乃以易公仍進官某曹郎中公方過杭其書適至

衆相與喜曰此公家州也山有宰木巷有葭莩俗之良
窳民之宜疾皆已夙講治可跂而待也公受命明日入
府領事十邑之長奔走來奉圖璽者一槩勞見人人為
數其貪廉勤怠之狀於是莫不相視以愕畏公素辨也
公之庭事吏案上下日數百剸剖立解無有凝刃居無
何吏有受金者夜告其婦曰使君方嚴我幸得金五千
婦問其處猶弗告也明日吏暴集公責於庭曰孰為受
某人金若干以語婦而不道所以置某處耶吏股慄請

罪然後人益以公為神逺近内外無敢欺紿其始嚴譏盜攘清止博奕下輒或扺冒公曰以付法外者正為是也乃獨過示區處以聳羣聽有夫横猾挾左道以持公私前弗能去公捽置之法自是人知公不可犯也塗無酗言道不拾遺奠枕萬家户不夜閉獄訟日衰狴牢屢空公益傅律令雜下條教命毋異權量毋屠牛狗毋飲雞豚毋以倡優蓄良人市有惡錢衢置大斪而投之不浹日積以千計子父異處著為期使自悔還者奔北幾數

百室浮屠氏雜市賈為抱貿婦女游其居而恬弗怪一切止之西湖不漁古制也日浸以弛申飭其禁魚跳於防兒童不敢下視葢公之所以令其民者或躬自蹈而誠率之不然本其民之安且樂也故其文一下鄞郭田野爭相傳誦老幼更迭告語無敢不聽以信如是公為政之明年仁宗上僊公奉詔攀號痛慕殆絶行服薦享東諸侯以為儀乃罷游觀不置觴豆召賔客帑有羡錢以訪良家之貧無以適者用為婦者數百人矣於是時

也杭雖舊州其俗惟新家有良人親有順子藍縷短褐閨箔織組無有小人愚夫愚婦久而彌知戴公恩且愧其風之不競也上即位之二年冬十一月公之政亦二年矣詔還公於是民知公去是而用將致於大自嗟其逢之不可再也乃相與於山之巔作為室堂物色儀象以揭示瞻仰日頌公壽已而衣冠縉黄耆舊秀艾之人以嘉興陳某退居田間為其隣里公之風績耳目所接能為文辭以慰其心來有是請僕既不獲執筆之讓且

以公春秋三十七恭儉簡易師長其民不出堂奥洞見比屋遂能法姦仁及庶類其老而聲明王家利澤四海也必果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得不引考條列傳信其後以待史氏之攟摭耶時治平元年十月日記

秀州崇徳縣新三橋記

縣當漕渠派通七鄉民屋於兩瀕三橋實往來者歳既久土甓木朽民將病涉衛君子淵自臨安簿有材能上官薦為令又用捕盜功得便官進補是縣崔君聖猷佐

之聰明惠和法姦仁民人神晏安百穀阜昌民雖有賦役若孝子弟奉父母朝夕望顏色惟恐命令不下無敢背者一日感三橋之壞徘徊有改作意民知之隣傳里報相從來堂下願輸金匠石一新之縣官為指畫高廣皆褒大舊作於中橋作亭以游居者休行者未嘗勞一叱呵指呼踰月而三橋成學春秋者請書曰秋七月某日民新三橋何以書善之也何善爾利往完久之道也何言乎新作有舊也縣官教民作之不言縣成民志也

三橋之石非一日而具何以日言民之樂工之來若不日成者也噫天下之政方束手於三尺律又歲未久而易豈遑與風俗扶頽革朽一一如古人二君政未久下民比比有歌詠又能徹故興利垂數十世材亦罕矣朝廷自三公至百執事縣為最下二君去是其揚能歷級豈一二而已又將發見事業如邑如民橋予不識後之來者宜如何書

明教大師行業記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於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瘞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兹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

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髪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帶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曰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歴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黄聲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説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

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倡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遊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

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蔵為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别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髙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襃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

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詰而訴其寃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幾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

而樂諸已者葢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髙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都官集卷九

宋 陳舜俞 撰

書

上韓相書

集賢相公閣下某居東海之濵一日獲邸吏之報曰天子命閣下為丞相不以閣下與富丞相者並有天下之望其懷天下之業若合符節康天下之心如和塤篪已乎不以朝廷百年之頤治付廟堂一日之更化求其民

為富壽之民吾君為無為之君已乎其聞之不知神王
氣至發而手足舞且蹈號呼童僕傳告賓客仰首天日
疑已清明亦不以天下之賢過閤下二人而無所聞生
民太平舍今日一致而不可得已乎豈惟獨然蓋有縉
紳先生巖穴隱處相與慶嘆萬口一辭美哉皇乎吾君
求治登庸賢輔如此之至也某伏念昔為相州之下客
一蒙國士之遇伏自閤下詔還宰司歸柄樞極心則喜
快然曾無一言進賀謁者始則以踈賤不敢自比於門

生故吏又謂閣下經綸之材方屑機務未足為天下大慶也某嘗論天下之治是何致之難而失之易耶君臣之相遇是何倡和之少而聱牙之多耶仲尼歷聘而世不用房杜得君而材不足此所以盛治之世嵇千百年不可一見也伏惟閣下前既柄用出居於外十年不復閣下必自謂有致治之術而無其時天下亦為閣下惜之富丞相大任先復居今三年而未嘗發所藴見洪業必自謂無出閣下百發之中也是以古者使人之賢不

竭其用使人之力不極其勇用竭則天下無所望勇極則事至而無以繼帝王操術盖為此也昔者范文正公富丞相與閤下齊名今天子皆用之亦不竭矣昔有百中之名今求百發之效一發不中中國之望不足道也且如夷狄之人何此閤下今日之舉不可不重之甚也某至愚不惟嘗辱門下之愛今當閤下之進用不敢為俗人之諂賀固其心惓惓實為天下之重不能黙己若夫正社稷之根本定朝廷之紀綱聚臣下之名實休生

民之秏蠹美風教之凋敝收禮樂之極功此皆閣下固有之學前定之業施之自有先後取之而無津涯可不待涓埃之言而有所補也惟閣下無失其時力行而已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不宣再拜

上時相書

十二月十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集賢相公閣下某竊謂三月不雨膚寸之雲油然而起不特有一成之田槁而未芸者仰而望之一國之人皆是也及

其未雨鬱然在上人皆祝之亦不獨有待者始有言葢能為天下膏澤者人人願見之天下膏澤人人願值遇沾沐之此所以自古到今英雄明哲之人可以深坐廊廟收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懷抱志策惜不能致身其人為一時所並用也伏惟閤下天資材業發見富貴天下之人望為膏澤雖漢之平勃唐之姚宋未有能若閤下收天下之望於未用之前者也自閤下發策登大科當時有識君子已深器閤下為公輔邊陲久安兵惰財

置胡馬南牧朝廷震驚閤下出疆講和張皇國威議者以閤下不獨使蕃漢之民重見太平於朝廷有定鼎之功天子乃用公議擢閤下預機密閤下自信與上金石亟欲建明大事圖天下長久計未幾以大謗中起免居方面垂今十年朝廷之事日不治閤下之望日益隆天下之人指閤下語者謂朝廷有太平在一方適未取而施之廟堂之上取而施之如反掌耳某吳人也今年秋居吳中聞天子復命閤下歸政府某不得見天下之人

如何耶以吳中而言天下縉紳先生庠序學校至於巖穴逸處皆奔走慶賀謂國家太平一旦復興拭目而視洗耳而聽不復有所疑慮者天下皆是也某當是時與二三草茅之士更語更念閣下當天下如此重望負天下如此重責又天子刷去前日不可破之謗灑然用之如此天下之事甚大久安之敝皆是使閣下以何者為持操以何者為急先而能一舉動塞天下責答天子之明且信哉此古人所以位為憂不以位為樂也又伏謂

朱研益丹矢激愈遠以閣下天資之事業濟之以十年
有待之思宜資之甚深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因感昔唐
明皇講武新豐驛始姚崇以呼犬放鷹稱合上意明皇
命崇為兵部尚書同門下崇在馬上不奉詔又遷紫微
令崇馬亦不進至獵罷崇奏曰行天下之利革天下之
敝恐陛下不用臣言臣故不敢受命因對上條數十事
皆中宗末年社稷之禍及天下宜急先之務甚深切明
皇為之感發涕流應崇曰天下之利朕能行之天下之

敝朕能除之朕能用卿之言崇曰陛下如此天下幸甚
臣敢不備位論崇之進初若不正然卒為賢宰相後世
稱十事者謂之昇平之源豈非得君之節不苟致治垂
世之策素定也又竊聞般輸之巧天下所至未嘗無材
何哉以其以構厦自任不待求木而後任責也上料閤
下受命之始宜有入幕端士嘗出其門之人夙夜為閤
下講論措置使無毫釐之差今如近世姚崇之盛事譬
如夫子入太廟每事問夫子豈不識禮之末者哉蓋奉

祭祀事鬼神不容有失禮而不可復反者也孟子曰鄉隣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故位疎而言親者謂之僭責近而憂遠者謂之妄人孰不欲自裕自非甚愚烏肯好為僭妄哉然古者畎畞有不忘君之人負薪能為廊廟之語伊尹之未遇莘之耕人也曰一夫不獲如己推而納之溝中是仁人義士不待有位而後有憂天下心此其今日所以起於疎且遠之中而冐僭與妄之罪來為閤下言之某之至京師踰月

矣始來也即竊求閤下謀猷設施於稠人廣衆中有曰

未也有曰循常用例未嘗主事殆失天下之望為自安

之計耳其之言輕不足求勝於人私議論者如此亦暴

矣夫療久疾之人用强藥悍劑而求不日之效非良醫

師也況自安之計本庸人所當為非所望天下賢者然

居漸久聞論者曰不已又頗見政府立新法斷天下小

事至於進用人物亦或不為論者取𢢽然而疑曰得非

有蓋世之名而未為驚世之事耶何人之責之多耶豈

懲艾前日之去而慎重今日之舉耶不然乃富貴名位果能動大賢者之顧惜耶請為閤下條陳之天下郡縣不治久矣守宰不可一日而周擇之其要在擇按察之官重其權而師帥其人此最為當今急務閤下在外十年又負此康濟之志久矣有以知某人轉運不才某人堪為轉運今天下貪墨暗弛者未免去又未嘗擢一人於不次或資與才堪任是官者而闇暗為三年一替之例不識謂天下任是官盡才耶或不才耶如一不才一

方之民寃枉無所訴賢不肖無所別白為縣吏貨賣暴斂横求以富兼幷一日已苦何待三年此論者不取一也磨勘改官之法近歲已密加之銓曹苛留孤寒之人實苦之盍要家奏署皆是京秩自不入銓選今覩新制内官非省府判官以上外官非轉運提刑以上者有私罪杖舉官不理為舉主夫長吏剌舉下僚所以重其權上為朝廷舉賢下以驅策中材之人也今天下犯私罪杖而居長吏者十有五六雖絶其舉才亦必受其挼罪

謂之可以知人不才而不可以知人才豈立法之當乎又令省府判官轉運提刑果盡賢乎知州通判果皆不賢乎不賢不足以知人使之長民又可乎若曰澄汰官之冗當别為方法此徒阨寒畯惰中人耳此論者不取二也自來朝廷罕肯不由監司體量而進退外官此因循之敝近者有長吏奏强盜殺人為疑獄是天下之妄人也朝廷原情謫官不復按舉若此舉也天下所共題今聞其人恃己謫官枝引監司佐官為有罪以釋宿憾

朝廷亦為劾之夫小人無賴以已重罪扳善人得輕罪亦以逞志此郡縣常常長吏能專決不受而令朝廷受之可乎朝廷既知其妄而免之矣況彼指摘者借曰不誣非甚有罪緣朝廷廢之而害善人不如不廢此論者不取三也國學者養賢首善地也向者朝廷以學官為資級不責教誨近歲限年而舉之非常也韓吏部不曰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是不究其本而抑其末也近聞舉一直講天下端人也始者士人之望以閤

下執政必不用限年法令無乃遷延以俟其年若齒與舉於例皆合乃得補署雖庸人為相亦可行也此論者不取四也昨閤下居方面盛欲搜羅天下之士各以長而薦之真宰相器人之宜然也然閤下執政之始當首取天下大完之人引而置之朝塞天下望而嘗蒙被薦舉之人遷延闕下亟望進用是不謂閤下進退人之始其繫天下甚大不能先自引避為閤下裨補耳閤下丁是時也所宜延見私第開陳誠意而恒遣之而反循默

取决他宰執者以動士人之疑望此論者不取五也天下之事大於是者何翅百千内則繫社稷之安危外則干生靈之戚休雖執政者不可一旦忽而不思誠未易責閣下以一己之力求為數月之效此論者謂之未可也若近事數者利害較然易明所繫事體亦以閣下所可廢置與奪於一出口之間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不能是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不能非不能是不為也是宜論者為閣下不取而有循常用例顧

惜之謗也至如所謂未嘗主事亦前此執政之舊弊其意本有數端或以寡言恐事爲持重或不通知利害不敢自信獨斷或恐倡言爲衆指執專受敗事之責或恐言不見用旁有齟齬之人此常人無天下之事業不爲天下信嚮者有此閣下一旦受人主傾心刷謗之顧託當天下洗耳拭目之觀聽故始者同列避讓無敢前者如主天下事沛然如江河其誰禦哉不識閣下何憚而不主之夫何顧惜而使至然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竊謂閤下之勢可謂盛矣閤下之時可謂遇矣夫渴者甘薄飲飢者美疏食惟恐閤下不行公政耳行姚宋之事則得蕭曹之望舉蕭曹之業則享伊吕之功時勢然也今乃都人之議喧動如此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不知天下說者又如何耶閤下無乃辜天下洗耳拭目之人替傾心刷謗付託之君而自失可為天下行事之勢乎竊為閤下惜之今天下國家甚大之事誠未可舉也若閤下必欲動天下之聽聳

天下之觀釋天下之疑除天下之誚復天下之望猶可為也今天下有積德力行之完士或棲遲閭巷或遺逸草野天下所共知者閣下未廢而去之豈非閣下自信有所未嘗主此等事示天下沮勸之明白反謂速治無益恐失天下之望取天下之誚殊不知失天下望取天下誚似不為此也若閣下之進人公進也退人公退也雖一時小人不能無憎且妬天下不肖者雖多賢者固不少自有公議為閣下助夫何慮哉又如兩府唯以休

暇見客固匪徃制亦近歲傲然自足厭苦天下之士者為之今閤下何恬然仍舊不為改易天下之士固有抱王佐之畧為生靈之福者固有通知當世之利害願為陛下裨補者周公聖人也不敢安一沐一飯拒天下之士而保叔父之貴裴晉公命世之材也亦上言改去唐制私第不見賔客卒建淮西之勲閤下將致身與二聖賢比何憚而不為之廣都之路舉步有數里之遠其能乗肥馬御健僕伺閤下十日中一見者必面柔便辟取

閣下歡欣以為進取之人天下之士其能至乎閣下豈宜謂天下之士不足求乎其竊謂閣下大聲廣譽毀於今而減於前者得非以暴絶天下之士而門無端人與閣下講論為少補助者也至於中丞御史天子所擇至端至直可與議天下政事者其竊聞之舊制或於中書分聽咨議時事近制唯見於聚聽時亦所以間絶之也夫法不天生也不地出也閣下可以雍容上前開陳其端請得與中丞御史丞自可親相風告繩愆糾繆不必

一一雜然上聞如此則天聽清曠朝政脩舉垂世之美利也噫齒髮一改而不再功名難得而易失舜之徒鷄鳴而起禹不敢輕寸陰周公坐以待旦皆為此也閣下可不勉之某從遠方來以慕閣下德業積有歲年昔在方面嘗欲請謁今當閣下大用時卒然聞士人非訿之論與之應和實所不忍然且材不足為閣下用資不足為閣下振舉故無嫌通傳士人之言而盡布之借不能少禆聰明萬之毫分亦愈於合倡訿毀於朝野之人其

尚計閣下宻建長策入有大論皆衆人之所不知衆人知而言之或不得其真其從而言之亦惟寛其罪戾以來天下之言收天下之計塞天下之責不遂失天下之望保有天下之功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干冐台嚴無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載拜

上時相書

三月三十日具官陳某謹齋沐裁書載拜獻於集賢相公閣下某以不佞而賤故惟日恐恐無毫髮樹立卒泯

没於天下愚不肖中乃不知量瞻望當世道德文章發見於天下之人必欲奔走而見之亦非有心附會希覬自為聲光茍且博見廣聞人人沾沐熏炙之已耳為是心於閣下亦十年矣數月前既來阨居勇欲果就其志不復顧計有位勢之限又竊以閣下德業聲名充塞洋溢愚夫稚子皆知稱誦者百口一語而自閣下當國大用為天下行事衆責羣望有所疑慮請謁之始寧若進說且謂士傳言其職也乃不忌諱採摭一時之事條布

稠人之論具於書以獻於門下伏蒙閣下不間鄙賤延置堂上一席之地假借顔色賜之餘論然至愚安足識大賢者之心乎姑譬之入武庫見戈矛劍戟旗旄冑甲森森然知其可以雄三軍威四夷橐包戢束皆利而未試者也既而喜出而語人曰閣下之心古君子之心也雖其功未就其膏澤未及於天下已為天下生靈賀矣自是以還無一名字聞閣下之左右無一足跡及閣下之門豈自棄耶是恐見比於皇皇汲汲請造進取之人

為識者羞辱今已就禄一官有千里之阻逺猶有餘説
願獲陳畢而後去亦惟閣下察之夫宰相天下之宰相
也非一人之宰相也亦賢不肖雜處之位也賢者未必
常得居不肖者未必常不得居功葢宇宙名白日月有
時而位去故世嘗有挾占術者説於人曰某命當得丞
相某命當免不為已而果有驗者由是知富貴得喪則
天也非人力也閣下前此居方面十餘年雖天下之望
日愈重而深識善計之人未有敢料閣下必得亟為宰

相者況閣下能逆知而自信乎既得之終身居之不可知也旋踵而不居亦不可知也所為不可知者則天也若其建立施設天下之事早晚則在閣下勇斷而力行之非天也借未及然宜使心跡獨信於天下無久替人望亦在閣下非天也從古到今魁梧明哲之人以天下自任者必欲致君堯舜納民仁壽豈一二哉心志之就不就功名之成不成亦天也亦天下生靈之幸不幸也今日之事唯恐閣下不為之苟為之成敗得喪則由天

幸不幸則繫天下生靈閣下之憂何預哉其惟恐萬一不幸閣下之心跡不及見於天下盛時一去不可復得為四海悔嘆不勝區區某歸官江湖之外位卑事簡既得斗升之禄歡欣偏親以卒歲月猶能延脰側耳聽閣下致君之業澤民之功發為賦頌塞儒者優游太平之責干冒台重無任惶悚之至

上歐陽内翰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頓首載拜有聞於群牧内翰先生

坐下某雖不肖從事於學葢有得古人一言竊藏於心日思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某自少小時誦禮記至曾子曰夫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未嘗不撫卷三復又追考古人之所以著見功業顯榮其親必先有志於斯言耶自是居就師友出遊場屋未嘗不恐恐自重於言語去就之際懼有以辱乎親者慶歷中天幸及第為天台從事歲未滿而罪罰遽至先人不幸卒於官舍既而由

深山窮谷中負全柩獲返於家輒自號訴於宗族鄉里之人曰某罪逆深矣顧隕身草土不足贖而適重之請得變禮行蔇塗之事使某夙夜勉強固所樹立萬一有聞於當世而吾先人教子之勤見紀述於天下取重之人且能蒙取朝廷一命及於漏泉而後葬聞者曰唯然而聲名不章道德不進聱牙連蹇於簿領文墨心日負而事日違至於今十有三年前此者嘗求天下賢士大夫而歸之至於不愧而置身門下自比於門生故吏是

亦大懼曰沉沒於小人俗吏之中使先人之德不足以有聞也某今也天重其幸由科選改官屈指日月其覬贈典以酬其言者所不遠三年耳若其獲以先人之美見於紀述以取重於當世而垂信於後人則未知果能也然念某始以頑賤奉教誨於坐下往來墻宇之間亦於今十年矣提其心誠而欲以先人之事見紀述於一言則又在其前也卒以今日果於不避棄絶而布之者非敢即謂有可稱顧蓋某拳拳之心以為勉强行道至

於樹立稱家有無以事窀窆過此以往亦將有日求金玉之賜為論撰之美不在今日言之旋踵先生入宰天下大政方提其筆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位日隆而不可聞而某求償其心則無時矣謹錄友人姚闢所狀涕泣俯伏門下以俟裁擇不宣某頓首載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官陳某謹頓首百拜有聞於參政先生坐下伏以朝廷二府所以攬文武賞罰之大柄代天

理物而天下治亂休戚之所繫者先生旬月之間出侍從中步武歷二府如登嚴君之堂而入室家之奧豈非內有以鎮壓天下君子之望者不言而喻外所以稱誦於天下者有以鉗塞小人横議之口久矣某辱為門人始其聞命踴躍慶快非稠人比又身之去門下行三歲瞻望左右固已勤勞然獨不為賀至今者蓋謂有道之士富貴皆固有且欲以功名遠過於臯夔稷契故不以位為樂而以為憂也數日前得同科錢藻書以某雖自

踈棄於外其姓名猶得不忘於門生故吏之中某且幸且喜即欲奉奏記幷道前日之所當賀者又竊謂世俗之禮如俳優樂府者爲之言焉足以稱盛德而伸至誠哉夫古之大臣者嘗寤寐善士渴求人材得而舉之以事其君彼材士者豈患無聞知且往告於人而求自得耶人不求則不得非廣覽兼聽則失之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不獨天子之任大臣以此至於弟子之相告語之道亦皆然也某雖不肖敢上採陛

下之所以待先生之意而下誦所聞以圖盡所以事先生之禮兖州録事參軍姜潛學可以為人師智足以謀王體淵沉可以厚薄俗志勇可以持大義用之以器無所不宜虞部員外郎前知撫州黄瑊體廉蹈正其材過人喜立功名克當大事今以失舉廢官棄其所長揚州簽判虞部員外郎李直躬外和以粹内剛而明風教設施可視古之循吏大理寺丞知蘄春縣俞尚慱學有文兼備衆德依乎中庸以飾政事前明州推官林琪楚州

判官侯叔獻守道不回智足以燭幽明材足以治劇任重杭州進士施耕甘貧樂道傳經誨人不詭不激有顔閔之懿是七人者行之以正道守之以不苟得故或沉於下僚或混於儔人世未有以知之未有以舉而用之者也伏惟先生懷澄清天下之素當建立功業之時必求天下英俊豪傑之士夫此數人者在乎胷中德行見聞器能材識聲明朝廷而空乏之巖谷此某所不能知然區區之心特自誦所知且以稱人之賢在師弟子之義

爲無嫌亦所以自異於世俗賀者之言伏惟少加察焉

不宣某載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位陳某謹載拜有聞於參政先生坐下良農善知氛祲之美惡而逆水旱之至故耕無不獲之歲良賈善原貨財之有無以權貴賤故其藏嘗取十百倍之息彼小人者知自利其業尚如此故君子之道沉慮先物處知之至幾而待之以豫則功無不成物無

不應某寔不肖乃其計慮或一有所得獲不媿於農賈小人者天之幸也前年身出坐下持先人行狀一通泣而言曰某罪逆十有五年而不克葬盖以先人教子之勤自恨其身碌碌未有所立以報嘗願先生一言之銘相與藏之取重當世而信於萬世且必待朝廷之一命以贈諸幽壤持其誠心亦十有五年矣後此者朝廷之命可計以日而恐先生之文章不日提其筆以宰制天下化為生民之膏澤進賢退不肖之功業則不可得矣

某是以豫以告而願先生豫以許也先生哀其誠而報

曰可聽言至今猶在其耳目前日聞先生入賛大政某

始為天下蒼生賀次為天下賢人君子賀終為報親之

心獲不嫌於農賈小人自賀夫與之一諾萬金不為重

古今聖賢皆然也或曰先生之文明乎與日月白永乎

與天地久豈止視萬金為錙銖矣知必報其諾雖然先

生棄而拒之乎其雖連山為墳銷金為槨執紼千人備

物百甕不足謂之葬愧乎人間而無以報於地下終亦

不苟葬耳先生其卒與之乎某獲負土壠上使先人之善永於陵谷小子無愧於鄉人贖十五年不葬之罪生死肉骨論報無有已也先生其拒之乎與之乎不宣某載拜

都官集卷十

宋 陳舜俞 撰

書

上時相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東望載拜授之門人有聞於集賢相公閤下某嘗學古今竊惑治亂之迹是何致治之難而亂之多耶桀紂之亂非堯舜之道亡亡堯舜之道者非堯舜之人也然天之生材無窮天不以臯夔元凱私

於堯舜堯舜兢兢以不得臯䕫元凱為己憂臯䕫元凱皇皇以不得堯舜為己憂故文命敷於四海勲華塞乎天地嗚呼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久矣士之生也罔其相與日見也偽其先王之道未嘗人人傳傳而出於鄉人者其君未嘗憂不得而臣之臣而入於利禄者未嘗行其道而用其言是非臯䕫元凱獨不見於後世後世長養之進取之之術異也然則士之出於世而求為無愧於進之道者奈何君不以失士為憂則不進憂而求之

不以失禮為憂則不進取之以禮不以不行其言為憂則不進用其言不以不終其道為憂則不進人皆有欲進之心而進為甚難故常有願治之望而不易得烏有仁人在上使人人自足其本心相與日見於治士之懷是道而逢是時疇欲與鳥獸草木為羣而能忘貧賤之憂乎某不肖潛心讀書恥文章之陳迹高古人之忠義亦有日矣前此者言必遜進必縮固未嘗便便汲汲之若是噫不以自進之難而盛時之不可再耶至於鑒前

王之廢興明來事之成敗究生民之利病論天下之安危雖智小而謀大責近而憂遠今或以其書為可採用舉科目又念古者相君皆開閤以養天下之士收羣策以釐萬務閤下好賢取士出乎古人而某舊得從事賔客曳裾閤下之門雖閤下盛德大業無待於人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今某之進求所以自足乎望則鈞播之賜未可知也苟就其書如嘗一言之採有補於今則某之心固已為得矣謹以所進治說五十篇十卷繕寫塵

獻伏惟調燮之暇俯賜鈞鑒不宣某頓首拜

上時相書

某居東海之濵一日獲邸吏之報伏審執事進位元輔其比肩並命者又皆為天下所望之人某方食匕落不知起舞於坐吁嗟聖天子求治如此之至登用賢輔如此之當盖自漢唐以來命相之盛未見今日比也某且思天下搢紳先生巖穴逸處洗耳更化拭目以觀太平又豈一二其人而已哉惟是區區孤生念昔旅食京師

日聞都人卿士風議執事柄用以來施設之畧有若未能厭足人望者嘗不識忌諱謄寫衆說置之主謁伏蒙執事遠取聖人吐握之義不間狂夫側陋之言接以上客之禮賜之吏僕之論開陳虛懐親指時事則某知執事育德待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有先後與夫進銳退速輕為去就者不同日而語矣從是以還引領一方日待德教之下則有若裁任子之令革貢舉之法爣然亦足以動天下之望矣而某又竊憂者治世不易

得君臣之相遇甚難恐執事有待之之心而時不偶懷切磨之術而功不就萬一及此當世之人猶或不見執事有為之迹誰復能信執事願治之心哉不謂執事知天降大任之心將至期其道有時而果一效於今日矣然某聞秦人苦允豫之疾者凡二十年聱醫庸術日踵其門不惟無愈而又害之者多矣鄉隣之人有過而告者曰是必用盧醫扁鵲而後愈也然而秦人未嘗信日瘠月痼而無所愈卒命夫二人者鄉隣皆喜而秦人

憂之曰秦國之技止此耳從是而治吾之病其革矣噫今日之事無異於是天下之病豈獨冘豫而已耶其與執事比肩並用之人則若醫之有盧扁也天下之賢固不過執事二人者是以天下雖喜識者以為憂何則夫瘵久疾之人不能為勿藥之喜必有針砭之神攻灼之毒瞑眩之苦然後固一元之氣瀹五臟之煩生六府之和强筋力而豐膚革爾今有百年之敝豈能為循迹之治必有非常之事業不次之進退大有為之更張然後

立天下之本銷當世之冗下生民之休暢威靈而躋富庶爾今執事出素緼見鴻業取百年之敝圖一世之救則朝廷躋三代之康强生民享二帝之壽考在此舉也使執事復為循迹之治襲蹈前人之爲不過維持而居保完以退天下之望過執事而無所屬天子之信後今日而不可再然則視四海之瘡潰成一世之膏肓亦此舉也某又視漢唐以來當天下之憂責者未有若執事之重也古人不以位為樂而以位為憂不謂是乎某所

謂針砭之神者何也伏以執事道貫聖賢學該古今知天下之責不可逃待天下之任必將至夫豈止懐庸庸之謀持斷斷之技而已乎是必有經濟之雅施之小大而有宜謀猷之深取之左右而不竭伏惟執事斷之以必行發之以至神此所謂非常之事業猶秦醫之有針砭也某所謂攻灼之毒者何也竊以方今綜覈之理廢賢不肖混淆大官大職涉級而至未嘗待勲勞徒食虛廩紛然無所為求而使之又患材不足此天下之至敝

也伏惟執事知人之賢雖草茆塵泥必器於華顯察人之不善雖黻冕朱紫必廢於冗散然則士多嚮善官有稱職此所謂不次之進退猶秦醫之有攻灼也某所謂瞑眩之苦何也竊以衆人難與謀始易與樂成鄭子産古之賢大夫也為政一年輿人欲殺之三年而民詠歌之夫君子之幸小人之辜善人之利不善人之害此謗之所由起也況今與上金石時則機會伏惟執事奮不顧之節無可奪之義苟利於國不知為身未信於人先

信於天然則何利之不興何弊之不革此所謂大有為之吏張猶秦醫之有瞑眩也某所謂固一元之氣何也竊以人非元氣不生國無本不固昔賈誼可謂知國體者其言曰太子者天下之本本正則天下正故古者天子國君即位政教未脩禮樂未講君臣相與為建立之議嘗如此之早也至於教習其善猶恐不豫烏有垂策一世而不之及大臣畏避而無所陳為國遠慮凛然寒心也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相與揖遜而得也伏

惟執事傳納讜議推明天心以重宗廟消禍於未然垂裕於萬世此所謂立天下之本猶秦醫之為疾必固一元之氣也某所謂淪五臓之煩何也竊以方今蚍蜉之卒無慮百萬衆其仰食於縣官歲率五千萬犬馬之臣無慮三萬人其受祿於縣官歲率亦百五十萬天下之財取之毛髮而積之丘山歲之入未能過億也而官兵之冗食其大半其餘郊宫之奉歲幣之奉尚未足以支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曰不足

今也以歳養歳猶或不給故太倉之粟不支比年都内之錢未聞億數不幸重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為國計者甚可懼也伏惟執事嚴教習以汰無用之兵釐仕進以澄不職之吏使通收三歳之冗食而餘一年之經費行之九年國家其庶乎有備矣此所謂銷當世之冗猶秦醫之為疾必瀹五臟之煩也某所謂生六腑之和何也竊以方今土田之賦關市山海之利取於民悉矣朝廷進剥刻之吏以羨餘為有功郡縣校征科之勞以殘

忍為稱職天下有禁外之禁小人犯法無有完膚天下有賦外之賦生民饑寒不能僅免吁可謂窮矣伏惟執事名田以寛大半之賦節用以通天下之禁藉使未及絶禁外之私條使其手足有所措斷賦外之竊斂遺之衣食之毫毛此所謂下生民之休猶秦醫之為疾必生六腑之和也某所謂强筋力而豐膚革何也竊以朝廷以兵强戰勝為筋力以家給人足為膚革方今敵國外侮取厭於賄可謂强乎生民盜窮流轉而死可謂豐乎伏

惟執事勉其所未至革其所欲革更其所當更自然中國日强敵國畏我如天地生民日阜禮樂備而廉遜興此所謂暢威靈而躋富庶也猶秦醫之為疾强筋力而豐膚革也此數者葢天地之大務興復之急先執事得君得時得共政舉而施之如饑之命餉渴之索飲猶恐為晩也若夫補完萬事之缺更易一世之故至纖至悉豈可勝紀伏惟執事開閤以待天下之士下朝不宴博收羣策夜思日行太平之功乃可致也嗚呼古者治世

常少亂世常多不以聖賢之人材與時不相偶乎古者有其材無其時仲尼是也有其時無其材房杜是也天生執事以輔吾宋天啟吾君以賢執事得聖人不得之時至房杜不至之學可謂盛矣執事勿謂天未厭亂天之與此時足以信矣勿謂上未腹心上之付是任可謂堅矣今執事極所以爲之則不違天竭所以報之則不負吾君執事忘其身則身安不顧其家則家榮時乎時乎不再來惟執事圖之某愚賤無所能天下之事以嘗

求而知之雖然不知其可行耶今當職事之大任以嘗進瞽說於前而不得黙已於後敢盡布之惟執事擇焉使言而無補尚知其心之拳拳萬一有所得執事不以人廢之乃所幸不爲狂言誠無望於自利也干冒台重鈇鑕之戮亦惟哀矜不宣某載拜

上昭文相公書

具官某謹拂著揆日齋𢈔裁書頓首再拜惶恐有聞於昭文相公閤下某嘗伏謂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甚哉

求適乎用舍去就之難也人生孰不慕富貴而惡貧賤孰不美膏粱而厭藜藿孰不悅文繡而褫藍縷孰不快使令便嬖而憫勞苦其膚體孰不樂志澤日加於天下而嗟窮拂其所為孰不好聲名白於日月而恥湮沒無聞又顧天下非無有餘之勢而不足稱己之養伸己之願然而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者遇不遇得不得人人未嘗齊也是何也或曰時也君子不謂時也且周公相天下朝諸侯如運之掌為得時乎則生周公之時者伯

夷叔齊而餓死孔子為旅人走四海死無置錐之地為不得時乎則生孔子之時者管夷吾晏平仲嘗以其君霸是以君子不謂時也或曰命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周公固達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公惕然懼不獲光明文武之道而大墜輔佐之業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仲尼固窮矣失魯司寇將之荆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其適諸侯也未嘗不皇然使周公謂命也則不聞流言而懼孔子謂命也則不

適諸侯是以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其餘用舍去就之間亦可謂難矣周公管夷吾晏平仲得其所就就之不為諂孔子伯夷叔齊得其所去去之不為固後之就者不有周公管夷吾晏平仲之道而仕者皆苟仕也後之去者不有孔子伯夷叔齊之義而隱者皆妄隱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之於人也審己之所以去就求不失其正為不難處人之所以用舍

於己使不失其義爲甚難苟能審己又能處人故不以人之將舍己者就於人不以將用己者去於人就其所舍雖得之君子曰曾不若黔敖之餓夫也去其所用雖得之君子曰是視天下而路也古之人其難於用舍去就之分常如此今之人奚獨不然非慕富貴美膏粱悅文繡快使令便嬖樂志澤加於天下好聲名白於日月之甚也非惡貧賤厭藜藿褫藍縷慣勞苦嗟窮拂恥湮没之愈也非周公孔子管晏夷齊之道亡也是何也時

然也古之所以就於世者道德成於國人則鄉大夫鄉先生禮而賓之矣辨説合於卿大夫則公執禮而見之矣志策聞於國則國君束帛而求之矣非若今以言語之度量揭於有司羣羣而来合則得之不合則棄之如此之薄也古之所去於世者去於魯則之衛去於衛則之齊之晉之宋之秦或之於四夷非若今不合於有司則為匹夫矣或窮且死而已矣不合於朝廷則為黜臣或錮且卒而已矣是以今之君子常不及古人有磊落

去就出入之節而上之人無恐恐失一士之悔雖然謂古之所以用舍人之道未能遽復之可也謂古之所以用舍之道不足復不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人之道雖失士而不可出於中國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人之道無失士在中國不可也茍有人焉好古之道持古之所以用舍去就之義而不出乎天下其將以古之道與古所以用舍去就之義望於吾君吾相而已乎將不以古之道與古之所以用舍去就之義望於吾君吾相而已

乎孟軻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豈不美仁義之道哉其心曰是惡足與言仁義也故齊人無如我敬王也今其來也如不以古之道與古之用舍去就之義望吾相不恭莫大焉古者旌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虞人野之鄙人也不得其招則不往况國士耶今之天子以招天下之士者有若六博之道耳或偶以勝或奇以不勝不勝者不得怨勝者曰幸不幸偶然也所謂六科以策天下之士者則又甚矣乃若射覆數之術也

然六題者必命羣籍隱奥嵬瑣之言而加之參互離絶以求為難知之勢幸則知之為中選不幸則不知不知為不中選然而天下之士負經世王佐之畧如漢之董仲舒有直言敢諫之心如唐之劉蕡褎然出於是科者不可謂得其招而來也謂今之天下應選之士雖有古人之道而無古人之節故不得其招而往亦不可也葢以朝廷承平㷀洽巷歌里誦文章聲明際天接地斂材日繁得士亦衆臣工如棫樸之富巖谷無考槃之樂士

之生是時也名不齒於當路則不免為鄉人養不及於禄食則卒困於畎畆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而自得之故皇皇汲汲而來也古之任士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是以材有餘治道日不足今之於士也求其所不知而問之知就其所不能而責之能雖得之葢亦不贍矣故比歲詔舉所得不過一人甚者天下無一足以充其選非士亡也任其所短而不任其所長而然也以若所舉為吾君吾相者不可為之動心而已乎古之於

士也不惟舉而用之其所以禮之遇之固有道也有若周公焉為文王之子為武王之弟為成王之叔父其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還贄而見十二人窮巷白屋所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者千人朝者萬人是古人之於士者亦多術也或爵之或祿之或尊之長之或教養之非若今挾其重之資持不可合之勢與者窮日力大槩之否則悻悻而拒之訑訑如也近世之名制舉者亦可考矣有若唐武德之

舉不有常制皆標其目而搜揚之文策高授以美官其次不過得一出身耳豈若今揭殊中之選名非常之舉得之則不旋踵取富貴否則棄而去之碌碌如也某嘗遠觀周公相成王之世及唐武德之時禮脩樂備刑清訟簡家富人足頌聲休烈煥乎甚盛畢召虞虢衆聖相與輔佐其次房杜魏李衆賢相與謀理然且進善之意如此之勤取人之法如此之當以彼較今不為無事是宜吾君吾相方孳孳於天下之士大約古之制少釐今

之為求必得士而後已也閣下道德功業不獨於今一人於數百年中特一人耳豈止能致吾君武德之君而已自比於周公不為過也某不肖無古今術學徒慕古人之節義竊幸閣下講道致治之期留神收士之日不自虞度起於海濵求致身於閣下爵禄長養之中前此者故持所撰治說五十篇委置門下如蒙閣下察其言信其所存其為永合於世之道粗曰不苟矣然而復陳區區如是者今蒙朝廷收採俾從事於有司有司必將

發難知之題舉一人二人之目幸而得之未可知也不幸記誦之不及科指之不明遂爲碌碌者俛首而去則終年不能望閣下之門墻而無路盡其愚忠矣故盡布之永無愧於古人

上呂參政書

某惶恐頓首再拜有聞於參政閣下某伏以二帝三王之君臣其去世已遠非有流風遺澤可至於今然而人莫不以爲聖且賢蓋有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迹方策

存焉耳孔子顔回子思孟軻生為匹夫未嘗得百里之民而君長之高談而死然而後世之人懐其風烈猶曰二帝三王之君臣不若也是雖無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迹而有治世康天下之心為後世所信故也蓋道在於迹雖並天地而高厚有所極其藏於心淵淵浩浩而莫知其疆此所以後世論仲尼賢於堯舜遠矣伏惟閣下學孔子顔回子思孟軻之道而履二帝三王臣佐之貴聲名事業為四海望可謂盛矣至於仁義禮樂賞罰

號令之迹其著於已久其澤加於民固已遠而天下士大夫相與言曰夫子所以治世康天下之心固未之見也指前日之迹且善則曰可以知夫子之心以是歎天下之士所望而待者豈淺也哉某棄而窮且久矣然徘徊徬徨愛其餘生猶庶乎見閤下盡心迹之化與昆蟲草木沐浴之惟公察焉不宣某再拜

